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史卷六十五

史部

五代史卷六十四

宋歐陽修撰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脩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爲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

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

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  
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  
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  
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  
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  
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  
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  
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

于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  
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掉等  
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分將之初魏王  
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  
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爲相兼判  
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  
趙季良齎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  
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

季良有舊遂留之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  
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爲監軍明  
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誨復以客  
省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既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  
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  
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毋昭裔及  
諸將吏皆請止嚴無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  
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冀嚴懼而不來

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  
是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  
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  
來此目客將王彥鉢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誅初知祥  
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  
從曇聞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  
能誅而猶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  
祥并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因請趙季良

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從季良爲果  
州團練使以何瓚爲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  
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  
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縣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爲行  
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  
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  
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皝譖潰而  
歸唐以詔書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効由是唐大臣益以

知祥爲必反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因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已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爲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爲綿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

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  
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  
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謂  
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  
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  
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  
重誨信言事者以爲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  
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閬州擒李

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卒皆爲之歔欷明日遂舉兵反是秋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蕃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祕書監劉岳爲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塘爲都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

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劍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劍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劍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塘及廷隱戰于劍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爲武信軍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敬塘軍敬塘乃班師利州李

彥珂聞唐軍敗東歸乃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  
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以趙季  
良爲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民  
苦轉餉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塘軍既  
旋所在守將又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  
懼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以謂致知  
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  
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

師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  
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  
何謝爲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  
昊說璋璋益疑知祥賣已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  
祥攻之而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  
萬自將擊之陣雞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  
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  
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

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走過金鴈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父而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謀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

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瓊留事唐爲供奉官明宗即遣瓊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瓊至蜀知祥見瓊倨慢九月瓊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其餘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爲之發哀遣閻門

使劉政恩爲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滉來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爲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昊爲翰林學士三月唐  
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  
南西道節度使張虔劍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  
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劍等至成都  
知祥宴勞之虔劍奉觴起爲壽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  
病以其子昶爲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謚爲文武聖德英  
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爲兩川節度使昶爲行軍司馬

知祥僭號以袒爲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袒監國知祥已卒而秘未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袒而後發喪袒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明德三年三月熒惑犯積尸袒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

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昶乃止昶好打毬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

諫耶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并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仄乃用以爲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二年昶與匡聖指揮使

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由是故  
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匱以通下情是時  
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  
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  
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  
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  
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思綰昶相母昭裔切諫以爲不  
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而

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皆罷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并擒藻斬之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子玄誥秦王判六軍事次子玄珏襄王弟仁毅夔王仁贊雅王仁裕嘉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勲爲雄武軍節度聞周師來伐歎曰繼勲豈足以當周兵耶客省

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泰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  
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  
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  
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昶懼分遣  
使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  
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  
世宗怒昶無臣禮不答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  
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

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昶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爲皇太子。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爲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

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乂曹彬等出歸州詔八作  
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  
帳什物皆具以待昶昶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昭遠  
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諹爲童子知祥嘗飯  
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諹以入知祥見之愛其惠黠  
時昶方就學即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昶立以爲  
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  
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

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爲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劍門。玄喆輦其愛姬、携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劍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

路出劒門南清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  
兵出來蘇北擊劒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  
見擒玄喆聞昭遠等敗亦逃歸劉光乂攻夔州夔州守  
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  
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  
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  
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顥以謂東  
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歎曰吾與先

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  
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  
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  
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  
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  
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  
贈楚王其母李氏爲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  
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

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其餘事具國史知祥興滅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二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滅凡四十一年惟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謬也

五代史卷六十四

五代史卷六十四考證

孟知祥傳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分將之○延當作  
廷

目客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銖一本作鉢  
知祥始遣其將朱滉來朝○滉監本作濕今從南本

五代史卷六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千六百十六

史部

五代史卷六十五

宋歐陽修撰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  
父謙爲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  
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  
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謙卒廣

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  
王知柔代爲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單玘作亂知柔  
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琚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  
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  
若卒軍中推隱爲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  
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  
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  
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

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游焉  
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  
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潛李衡周傑楊洞  
潛趙光肩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學  
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  
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歷唐司農少卿  
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嘗稱疾不  
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嘗師

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及襲僭號爲陳吉凶禮法爲國  
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  
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龔立

龍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謙妻韋氏  
素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及見而憐劍  
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龔爲  
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爲行軍司馬  
龔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龔爲副使隱卒龔

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  
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襲襲封南  
海王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  
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  
額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  
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  
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  
皆不能制隱攻韶州襲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

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  
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龔悉平諸寨遂殺昌魯等更  
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容桂  
殷取桂管虜士政龔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隱龔自  
梁初受封爵稟正朔而已貞明三年龔即皇帝位國號  
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襄  
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衡禮部  
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

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常怏怏思歸龔乃習爲光脣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脣驚喜爲盡心焉龔性聰悟而奇酷爲刀鋸支解剗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粲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龔初欲僭號憲王定保不從遺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已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

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三年冊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七年唐莊宗入汴龔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龔大喜又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名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驃信鄭旻遣使

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  
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  
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龔與游燕賦詩龔及  
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是八年作南宮  
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龔初名巖又更曰陟九  
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  
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  
在天之義爲龔字音儼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

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龔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沉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鄘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顙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愛

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遜歸襲遣承旨程寶攻  
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耀樞邕王龜圖康王洪度秦王  
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王洪  
操萬王洪果循王洪暉息王洪邈高王洪簡同王洪建  
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  
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克十年交州牙將皎  
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來乞  
師襲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襲以兵駐海門權

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櫓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  
逐之潮退舟還轡櫓者皆覆洪操戰死龔收餘衆而還  
十五年龔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  
陵子玢立

玢初名洪度封秦王龔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玢次當立  
龔病卧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  
壽雋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  
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

歟。欽翻爲龔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龔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玢。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爲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玢立果不能任事。龔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縗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果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

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玢莫能省嶺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玢爲荒恣玢亦頗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果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少良何昌延等習爲角觝以獻玢玢宴長春宮以閱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玢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弟歲立

歲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弑玢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

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果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  
晟既弑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  
洪果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  
使者夜召洪果洪果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  
前祝曰洪果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  
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  
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  
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

至昌華宮歲使盜刺殺之歲自殺洪果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襲素所欲立者歲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歲怒使人酐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苟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獫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歲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爲英州刺史使人

殺之於路五年歲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  
暉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  
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歲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  
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  
言楚可攻之狀歲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  
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阱於城下覆箔於上  
以土傅之楚兵逼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  
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

年冬又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徹等遇戰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贊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爲殺戮晟不復省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劒斬之以試劒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十年湖南王進達以兵

五萬率溪洞蠻攻郴州潘崇徹敗達於蠻石斬首萬餘級十一年歲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旋興桂王慶興荆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歲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襲時據交州襲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棄不復攻權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歲歲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歲殺其弟洪邈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於

是襲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始惶恐遣使修貢於京師爲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甓爲墳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鋐立

鋐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

等至銀尤愚以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  
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  
至其羣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銀乃  
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  
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銀於內殿設帳幄陳寶  
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裙坐帳中宣禍福呼銀爲太  
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  
子乃爲銀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

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仄目二年銀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銀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寃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讐邪復入白銀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銀曰先帝所以

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鋐稍誅諸王鋐以爲然  
殺其弟桂王旋興是歲建隆元年也鋐將邵廷琄言於  
鋐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  
漢益騎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  
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  
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鋐修兵爲備不然  
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鋐懵然莫以爲慮惡廷琄  
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

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諷  
羣臣入賀五年銀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托爲  
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  
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王師南  
伐克郴州嚴所遣將暨彥贊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  
餘衆退保韶州銀始思廷琄言遣廷琄以舟兵出洸口  
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琄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爲  
良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琄反銀遣使者賜死士卒

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璫無反狀不能救爲立祠於洮口  
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坪與峰州刺史喬知祐  
爭立交趾大亂驩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銀授璉交州節  
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  
煜諭銀使稱臣銀怒囚煜使者龔慎儀十三年詔潭州  
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銀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  
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  
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銀喜曰韶桂連賀本

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銀將潘崇徹先降師次龍頭銀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銀遣其右僕射蕭淮奉表降淮行銀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銀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銀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

次白田銀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銀爲左千牛衛

大將軍封恩赦俟其後事具國史

隱興滅年世諸書皆  
隱爲廣州節度使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舊  
五代史以梁貞明三年龔僭號爲始故曰五十五年爾

同蓋自唐天祐二年

五代史卷六十五

五代史卷六十五考證

劉鋹傳十二月平韶州○上文已書十月平韶州又平  
桂州此復云平韶州當必有誤但各本俱同姑仍之

五代史卷六十五考證

謹案卷六十三第十四頁後一行送于繼岌刊本  
于訛子今改

第十六頁前三行予讀蜀書刊本脫書字又世所  
謂王者之嘉瑞刊本世字下衍道字據監本增

刪

前八行而下見於水中刊本下訛不據毛本改

卷六十五第十二頁前二行桂王旋興刊本旋訛

璇據前文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五代史卷六十六至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五千六百十七

史部

五代史卷六十六

宋歐陽修撰

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二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

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爲帥殷爲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峯取勛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爲閹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爲

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勦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勦於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謹呼軍卒陳瞻妻有色建峯私之瞻怒以鐵楖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乘馬輒踶齧傷佶髀佶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瞻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

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  
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  
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  
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阬之遂  
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  
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寶爲楊行  
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寶爲指揮使寶從  
行密攻戰數有功爲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寶

誰家子賓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賓不對他日又問之賓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爲吾合二國之懼通商貿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賓歸殷大喜表賓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勲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秦彥暉

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急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勲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

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  
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母章曰  
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  
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  
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  
楚綦母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  
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  
嶺南取昭賀梧蒙龍英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

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  
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  
州向瓊辰州宋鄴潁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  
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乃請依唐  
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  
以其弟賓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  
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  
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

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  
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  
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月  
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  
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  
汭劉龞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  
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龞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  
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懼心然尊王仗順

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

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賓爲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  
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爲左  
相許德勲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頴爲司空拓拔常爲  
僕射馬珙爲尚書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  
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  
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謚曰武穆  
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

之嘗使諜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恠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

而殺吾勲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

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柘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謹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

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  
劉勍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勍等攻溪  
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嵩率諸蠻首降于勍溪州西  
接祥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學  
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州首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  
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祥牁張萬濬  
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  
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希範

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  
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觀廷諫希範曰先王起卒  
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  
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  
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  
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子之樂乎  
希範謝之思觀嗔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  
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柘拔常諫諍  
常人謁希範呼閻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  
乃謝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名之託以希廣希  
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希萼爲  
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  
彥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  
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  
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

治可也乃以兵迎希冀於硃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  
遣之希冀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  
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講解之希冀怒送款於李  
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  
希冀於僕射洲希冀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  
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  
兵趨武陵攻希冀彥瑫敗於渭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  
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冀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

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城不戰希萼呼贊曰吾  
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贊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  
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  
希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  
水東彭師嵩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雜  
以蠻蠻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  
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爲可而可瓊已  
陰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嵩詣可瓊計事瞋目

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萼少衄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冊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

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  
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楖隨之突入其府劫  
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嵩廖偃囚希萼  
於衡山師嵩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  
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  
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  
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  
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

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達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達少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指揮使希萼攻希廣以進達爲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萼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達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明日遣將唐翥追之及于武陵翥戰大敗

而還進達乃逐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爲帥進  
達自爲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  
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名言  
言不從遣進達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鎬於長沙鎬  
敗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  
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  
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  
達進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爲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

隙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琇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桂宜蒙等州進達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達爲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達南面行營都統進達攻郢州遇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達故時同列待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讒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慚恨語其下曰進

達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以兵襲武陵進達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達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達俱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軍校進達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達爲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爲進達行軍司馬進達與劉言有隙行逢爲畫謀策遂襲殺言進達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

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達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達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名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

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  
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爲亂行蓬召宴  
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  
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  
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紿曰家田佃戶以  
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  
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  
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

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壠畝  
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  
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  
野間易爲逃死爾行逢爲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  
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壠畝爲團兵同時十人  
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  
軍司馬呂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  
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

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其後事具國史

殷

唐乾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註

五代史卷六十六

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劉言王進達附傳進達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  
監本兵作攻攻作破俱訛也

周行逢傳夫人嚴氏○臣文清按宋通鑑作夫人鄧氏  
未知孰是

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十八

史部

五代史卷六十七

宋歐陽修撰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

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

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  
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  
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  
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  
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  
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  
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  
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

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  
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  
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  
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  
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  
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圍諸  
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  
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

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  
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  
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  
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遯追者及之漢宏曰我  
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  
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  
褒韓公致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  
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

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銖攻徐約約敗走入

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

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爲直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媼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爲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竭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

之圍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  
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  
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  
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  
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嚴  
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  
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珣湯臼袁邠等皆庸人不  
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

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  
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  
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  
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  
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  
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  
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  
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勲貴里鏐素

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銖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傅瑛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

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召淮兵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閔我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瑣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田頤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瑣亟召頤還頤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

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爲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

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  
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  
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  
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  
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  
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閻邱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  
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  
牛斗無孚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

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  
錦軍鏐弟鏞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  
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  
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  
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  
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  
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爲不可既而許之乃  
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

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  
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  
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  
書重誨書辭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攷使  
吳越既還攷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  
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  
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  
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爲質於田頤頤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頤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頤母常蔽護之後頤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頤戰死元瓘得歸鏐卧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筦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

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侈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閻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

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  
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  
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  
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  
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  
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  
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  
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

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弟倅立

倅字文德佐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倧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倧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倧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畫工獻鐘馗擊鬼圖倧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倧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倧囚於義和院迎

倅立之遷宗于東府倅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  
金印世宗征淮南詔倅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倅治國  
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  
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  
撫矣亟言於倅請舉兵以應倅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  
相國元德昭以爲王師必未渡淮與程爭於倅前不可  
奪程等攻常州果爲景將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邵可遷  
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

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橐橐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

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  
奢僭下至雞魚卵穀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  
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  
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  
笞百餘人尤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  
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  
相次歸命倣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  
倣嘗來朝厚禮遣還國倣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

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爲太平興國三年  
詔倣來朝倣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  
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  
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賊倔  
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  
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  
者豈非其擊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

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與

鏗世興滅諸書皆同蓋自唐乾寧二年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

兩浙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除凡八十四年

五代史卷六十七

五代史卷六十七考證

錢鏐傳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  
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昌  
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臣文清按

通鑑載鏐移書責昌昌不聽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  
下昌懼執首謀者送鏐請待罪鏐引兵還以狀聞又  
表請以本道兵討昌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  
之以鏐爲浙東招討使據此則鏐以兵三萬詣越州

城尚在未以狀聞之先而詔削昌官爵以鏐爲招討使又在鏐表請討昌之後與本紀異

倣傳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俗喜淫侈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侈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

○  
臣文清按通鑑胡三省注考異曰十國紀年謂鏐

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賦斂苛暴人苦其政吳越備史稱鏐節儉衣食用油布常膳惟甕漆器寢帳壞文穆夫人欲易以青繒鏐不許嘗除夜子孫鼓琴未

數曲曰聞者以我爲長夜之飲也遂罷之又錢易家  
話稱鏐公宴不貳羹戴衣必三澣然後易按錢鏐起  
于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  
事蓋其子孫所爲也已上皆胡三省考異之說與世  
家所載大異

五代史卷六十七考證